“印太战略”框架下的日本防务政策评析

黄嘉瑜　郭延军

【内容提要】在美西方强推“印太战略”的背景下，日本将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和战略对手。日本岸田文雄政府自组建以来，在政治、军事、外交层面异常活跃，公然加快推进军事能力建设，全方位强化防务政策。一方面，日本政府出台新版防务政策文件，“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巩固传统作战能力，持续在新兴作战领域加大投入。另一方面，在战略战术等层面深化日美军事同盟，响应美军作战概念，加强西南方向岛屿防卫能力，不断强化西南方向军事战略部署；在强化日美同盟军事一体化的同时，拓展同东南亚等国军事合作，提升日本在“印太战略”体系下的地区引领力和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印太战略”；日本防务政策；日美同盟

【作者简介】黄嘉瑜，军事科学院战略评估咨询中心副研究员；郭延军，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国家安全学院）研究员。

“印太战略”是日本近几年积极推动和大力实施的对外战略，其涉及层面复杂广泛，对“印太”地区秩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受新冠疫情持续以及乌克兰危机爆发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安全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在美国加速推进“印太战略”的背景下，日本一反“只做不说”的惯常，行动上表现出鲜有的积极性和外向性，在大幅提升自身军事实力的同时，积极参与地区安全事务，广泛开展与美及其盟友、友好国家的军事交流合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作，响应“印太战略”、与美军共同构建一体化军事力量体系的趋向明显。

一、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共同推进“印太战略”

“印太”作为地理概念，在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学界早已有人提出并使用，但作为地缘概念的“印太战略”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首先提倡并率先使用的，日本也是首先在国家层面使用该概念，并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写入本国外交战略的国家。

（一）日本“印太战略”的缘起、发展与实质

早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安倍就试图联合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建立所谓的“自由繁荣之弧”。2007年8月，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时发表演讲，称“太平洋和印度洋正在作为自由繁荣之海，一个打破原有地理疆域的‘扩大的亚洲’正在出现”，“通过日本和印度的联合，‘扩大的亚洲’逐渐将美国和澳大利亚包括在其中，便可发展成为一个覆盖太平洋的宽广网络”。安倍始终强调日印两国防务合作的重要性，倡导建立以日美澳印合作为基础的“扩大的亚洲”。[①] 同时，安倍晋三政府不断加强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2007年3月签署并发表《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随后日本提出构筑由日美澳印四国组成的“海洋民主国家联盟”构想，该构想在2007年9月安倍晋三下台后搁浅。

2012年安倍晋三首相第二次执政，上台后倡导建立由日美澳印组成的“亚洲民主安全菱形”。2016年8月，安倍出席在肯尼亚举行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首次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呼吁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建立由和平规则所主导的秩序，把从亚洲到非洲这一带建设为发展与繁荣的“大动脉”。2017年4月，“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作为日本“俯瞰地球仪外交”的基本内容被写进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标志着该战略作为其新外交战略的正式出台，《外交蓝皮书》首次以特集形式阐释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称“‘两陆’‘两洋’交汇所释放的活力是国际社会稳定与繁荣的关键”，日本的外交需将二者统筹起来，并强

① 苗吉：《“印太”视角下的日印关系》，《当代世界》2019年第2期，第10—15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调要加强日美澳印四国之间的战略合作。[①] 在安倍政府的不断斡旋与推销下，美国政府逐渐接受“印太战略”，分别于2019年6月和2022年2月发布了两份《印太战略》报告。2018年1月，安倍访华后将“印太战略”改称为“印太构想”，称中日关系由“竞争”进入“协调”新阶段。菅义伟和岸田文雄相继执政后，全面配合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印太战略”思路与行动。

日本“印太战略”虽然在表述上有所调整，但其试图在“印太”地区构建的由日美澳印组成海洋军事联盟、主导地区海洋安全事务、联手遏制中国快速崛起的实质并未改变。按照日本的解释，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是指通过“确保基于法治等规则的国际秩序、航行自由、和平解决争端以及促进自由贸易”等，把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区域打造成自由开放的“国际公共产品”，从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②] 其主要内涵可以从地理、目标、措施和实施途径四个方面进行解读。在地理上，日本的“印太战略”包含两洋、两洲：太平洋、印度洋，亚洲、非洲。以东亚为起点，向南亚、中东、非洲推进，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商业环境建设、人才培养等综合措施，以自由开放的太平洋为媒介，提升亚洲与非洲的联系，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③] 在目标上，统筹“两洲两洋”，将亚洲和非洲、太平洋和印度洋视为一个整体区域展开外交布局，在海洋安全、经济建设和秩序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措施上，提出实现“印太战略”的“三大支柱”：普及并建立法治、航行自由和自由贸易；通过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加强亚洲与非洲“连通性”，实现地区经济繁荣；通过帮助相关国家提升海上执法能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方式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在实施途径上，充分依托日美同盟，并与澳、印、英、法和东盟等与日本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和地区组织加强安全合作，将印度洋沿岸地域作为制衡中国影响力的主要阵地。

---

①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Diplomatic Bluebook,” September 15, 2017, accessed April 27, 2024, https://www.mofa.go.jp/fp/pp/page22e_000817.html.

②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What I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pril 24, 2023, accessed April 28, 2024,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430631.pdf.

③ 高兰：《多边安全合作视野下日本“印太战略”的内涵、动因与影响》，《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8—16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日本实施“印太战略”的根本战略目标是巩固日美同盟，借机建立日本自主引导的多元联盟体系，扩大日本在“印太”地区的权力和主张，遏制中国力量的拓展和影响力的上升。

主导构建“印太”地区新秩序。随着中国、印度的快速崛起和美国走向逆全球化，“印太”地区的传统秩序发生变化。日本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地区主导力量，导致现有“秩序”和“规则”的改变，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日本将坚定地维护并强化自由、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日本外务省在2020年发布的《面向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报告中称，要“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①] 其中，经济秩序和安全秩序是日本构建地区秩序的重点。在经济秩序方面，积极倡导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并试图领导建立适应新时代的所谓“自由”“公正”规则。在安全秩序方面，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打造日美澳印海洋军事联盟，这是日本构建“印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核心。主要举措包括建立日美澳印“四边机制”，扩大“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建立四国联演机制，修改情报立法、加强四国情报共享等。

借助“印太战略”提升日本地区影响力。日本“印太战略”的目标是统筹两洲两洋，保障日本在“印太”地区的海上通道安全和海洋秩序稳定，提升日本在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和投资中的份额，提升日本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进而加强与印度间的安全合作，获取在印度洋地区的权益。在非洲方向，日本将非洲大陆整体纳入其“俯瞰地球仪”的外交视野，从政治塑造和经济发展两方面对非洲施加更大影响力——在政治上争取非洲国家支持日本“入常”，在经济上通过大力建设“亚非增长走廊”，对非洲国家施加经济影响力，拓展日本在非洲的经济布局。日本通过提升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营造对其更加有利的地区和全球经济、安全环境，为其实现“政治大国”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联手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日本“印太战略”的核心指向是应对中国崛起。一方面，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削弱中国地区影响力。“印太战略”提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在日本看来，“一

①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March 15, 2023, accessed April 28, 2024, https://www.mofa.go.jp/policy/page25e_000278.html.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带一路”倡议从陆海两个方向向欧亚大陆投射力量，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向印度洋的延伸，挤压了日本的海上战略利益空间，故而试图通过推动“印太战略”，削弱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借势加强地区海洋安全合作，围堵孤立中国。在外交和国际舆论层面，日本大力渲染“中国威胁论”。日本希望通过建立“印太”地区架构，加强日、美、澳、印海洋安全合作，编织对华“包围网”，以达到遏制、围堵和孤立中国的目的。

（二）日本“印太战略”的主要特点

日本“印太战略”具有浓厚的地缘战略竞争色彩，该战略聚焦在被日本视为传统势力范围的海洋空间，强调军事安全合作，试图在“印太”地区形成对中国的战略钳制，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在军事安全方面“借船出海”。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发展，日本自卫队已经发展为一支规模中等、装备精良的正规军事力量。但日本在军事安全方面，尤其是军事力量对外派遣方面，仍受战后体制的严格限制。为改变这一状况，日本自卫队尝试各种机会“借船出海”，试图打破限制。自卫队积极参与国际维和、反恐、反海盗、救灾等行动。安倍执政时期，日本通过制定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并允许自卫队更加自由地开展海外行动。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使日美在军事安全上的关系更加平等，为日本利用同盟关系进一步开展军事行动提供了法律基础，“印太战略”下的日美澳印四国框架，正好为日本军事力量“借船出海”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为维护海外利益，日本一直致力于对“印太”地区重要海域、海峡、港口等关键位置进行军事渗透。日本希望利用“印太战略”将军事扩张与同盟利益、地区国家利益绑定，为其突破军事安全限制赢得支持。在“四边机制”框架内，日本积极参与各类军事训练和演习，极力以更加平等的姿态参与各种军事合作。在与其他“印太”地区国家的军事合作中，日本以“能力支援”名义降低军事敏感度，赋予其海外军事渗透“正当性”。事实上，日本在武器装备出口、对外实施军事援助、为一线自卫队提供“后方支援”等问题上的突破，基本都是在“印太”地区通过所谓“国际贡献”的名义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实现的。[①]

在对外战略方面谋求更多自主权。日美同盟一直以来都是日本外交战略的基础。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开始从国际事务中抽身，并要求盟国承担更多责任。这对日本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日本能够借机更加自由、独立地开展外交活动和军事合作，在主导地区秩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实际上，日本自冷战结束便开始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寻求“对美自主”。进入21世纪后，又接连提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亚非增长走廊”等地缘战略构想，企图扩展日本对外战略的自主空间。目前，日本正在以愈发独立的姿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在个别领域甚至已经颠覆“美主日从”的传统。岸田政府的诸多举措，均体现了日本在政治、军事等各方面谋求更多的战略自主权。

合作范围不断向“四边机制”外拓展。构建日美澳印“四边机制”是日本“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但日本主张的合作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东南亚国家、印度洋沿岸国家、中东国家甚至欧洲国家都是其拉拢对象。东南亚国家大多位于日本海上航线的关键位置，且菲、越等国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是日本除“四边机制”外寻求合作的重点国家。从安倍晋三正式提出“印太战略”起，日本政府便开始不断向东南亚国家“推销”该战略。2020年10月，菅义伟选择东南亚国家作为其任首相后首访目的地，并表示东盟提出的“东盟印太展望”与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在本质上不谋而合。日本“印太战略”可以说是一个基于“印太”地区的全球战略。

二、全面强化防务政策，欲提升全领域作战能力

岸田政府新出台的《国家防卫战略》等国防建设文件，明确加快日本军事发展步伐、推进防卫政策理论创新，并随后在2023年与2024年防卫预算中直接落实，防卫规划程度显著提高。

---

① 卢昊:《日本外交与“印太构想”——基于国际公共产品角度的评析》,《日本学刊》2019年第6期，第1—23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一）强化作战能力建设，出台全新安保政策

2022年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两次施政演说中均强调要强化作战能力建设，宣称将讨论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2022年12月，日本内阁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几份重要防务政策文件，[①] 体现出强化作战能力的政策主张。

讨论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自民党力推日本拥有在敌方疆域内阻止导弹发射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为掩人耳目，提议更名为“自卫反击能力”“领域外防卫”“导弹反击能力”等。岸田文雄在亚洲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时称，将探讨采取一切可能的选项以“强化日本防卫力”，释放日本自卫队发展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的危险信号。

继续拓宽自卫队活动的范围和内容。日本新安保法已施行满9年，日本根据“存亡危机事态法”和“国际和平支援法案”，不断拓展和深化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和内容。继续向亚丁湾派遣反海盗联合任务部队，分别向在南苏丹的“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司令部、埃及西奈半岛对以色列和埃及军队进行停战监视的“多国部队观察员团”派遣自卫队人员。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还向乌克兰派出灾民救援空运队运送救灾物资。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在2021年11月与澳大利亚海军举行联合训练期间，首次对澳海军护卫舰实施“武器等防护”，这是日本首次对除美军以外对象实施类似防护。除传统项目外，两国联合军演不断深化拓展，一方面常规项目不断贴近实战，向战术层面渗透，另一方面演训项目向非常规项目延伸，日积极参加日美两国和多国联合军演，自卫队在演习中执行护航、反海盗、

①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并称为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基础的三大战略性安保文件，其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明国家外交和防卫政策的基本方针，《防卫计划大纲》规定10年内应拥有防卫水平，《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规定5年内所需经费总额和武器装备数量。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安保领域最高级别文件，是旧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于2013年出台后首次修订；新出台的《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分别取代了《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详见「国の安全保障を確保する方策」，防衛省・自衛隊，2022年12月16日，https://www.mod.go.jp/j/policy/index.html，访问日期：2022年12月28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弹道导弹防御、扫雷、侨民保护、情报搜集、弹药供应等任务，[①] 持续提升日本国际影响力和自身作战能力。

（二）不断提高军费预算，传统作战能力显著提升

2022年，日本防卫费实现了连续10年来的最大增幅，共计6.17万亿日元（约合472亿美元），包括2022年度初始预算5.4万亿日元，以及含驻日美军基地相关费用在内的2021年度补充预算7738亿日元，[②] 约占2022年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14%，增幅高达7.8%。2024年，日本防卫预算为7.95万亿日元，同比上涨16.5%。此外，日本还对标北约国家国防预算GDP占比率，提出将在今后5年内将防卫费由目前占比约l%提升至2%以上。[③] 在充足防卫费支撑下，日本自卫队陆海空传统作战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提升侦察监视能力。主要建设举措包括：新编侦察航空队，计划装备美国BQ-4B“全球鹰”无人机。首架“全球鹰”无人机于2022年3月被部署到日本东北部的三泽空军基地；采购P-1型固定翼巡逻机，完成SH-60K巡逻直升机的改装，采购1架MCH-101运输直升机；引进MQ-9B“海上卫士”和MQ-9A“死神”无人机。2022年10月19日，日本海上保安厅从美国引进的首架MQ-9B“海上卫士”无人机正式投入使用，该无人机将被部署在青森县八户市八户航空基地，主要担负海上监视任务。此外，数架美国MQ-9A“死神”无人机于10月下旬开始陆续被部署到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期限为一年；推进无人装备性能测试及研制，重点发展滞空型无人机、舰载型民用无人机、无人巡逻舰等装备，测试其对于海上自卫队任务适用性、有人–无人协同要领以及提高效费比的适用方案，进一步加强海上警戒监视能力。

提升制空制海能力。主要建设举措包括：继续引进F-35A/B战斗机，

---

① 在“新安保文件”实施之前，日本自卫队无权执行护航、反海盗、弹道导弹防御、扫雷、侨民保护、情报搜集、弹药供应等任务。

② 財務省ホームページ,「令和４年度予算のポイント」，2022年8月31日，https://www.mod.go.jp/j/budget/yosan_gaiyo/2022/yosan_20210831.pdf，访问日期：2022年12月29日。

③ 財務省ホームページ,「令和5年度予算のポイント」，2022年5月24日，https://www.mod.go.jp/j/budget/yosan_gaiyo/2023/yosan_20220831.pdf，访问日期：2022年12月29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2022财年内预置了购买8架F-35A和4架F-35B战斗机的经费，共计1278亿日元（约合8.6亿美元）；[①] 升级F-15和F-2战斗机性能。2023年2月4日，日本防卫省宣布将为68架航空自卫队级F-15J战斗机推进“提升F-15战斗机能力”计划，内容包括换装可同时锁定多个目标的雷达、增强电子战能力、增加弹药有效载重和综合远程防区外导弹等。日本防卫省计划为F-2战斗机搭载12式反舰导弹，用以提升其反舰能力及体系作战能力；海上自卫队继续推进对2艘“出云”级直升机航母“出云”号和“加贺”号的改装，用以支持F-35B战斗机上舰，改装工作将分别于2026年度和2027年度完成。

提升防区外打击能力。主要建设举措包括：继续推进用于岛屿防御的高速滑翔弹的研制。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6年列装早期版本，采用圆锥形气动构型弹头，安装有小型尾翼用于调整飞行轨迹，计划2028年列装性能升级型乘波体弹头，进行复杂的机动变轨；高超声速武器超燃冲压发动机核心技术取得突破。2022年7月，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将其研制的超燃冲压发动机配置到小型火箭“S-520-RD”1号上，该火箭从鹿儿岛县发射入轨，成功进行了飞行试验。据悉，日本防卫省计划未来数年将列装一款速度可达5.5马赫的高超声速导弹，可由空中、水面及水下平台发射。

提升防空反导能力。主要建设举措包括：引进“标准”-6型导弹，以装备2艘“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改进AN/SPY-7固态雷达（SSR），计划安装在2艘宙斯盾舰上，用以取代被取消的陆基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开展探测和跟踪高超声速武器相关研究，推进利用滞空型无人机进行导弹防御的研究；提升12式反舰导弹性能，并开发多平台搭载能力。2022年度用于“提高12式反舰导弹能力”的研发费用达379亿日元，日本防卫省计划提升其对陆地目标打击能力，并将其射程延长至900公里左右；开发基地防空地空导弹及新型近程地空导弹。基于“家族式”装备研发理念，以低采购成本发展地空导弹多目标拦截能力，提升基地防空水平；提高陆

① 内閣府ホームページ,「経済財政運営と改革の基本方針2022について」，2022年7月24日，https://www5.cao.go.jp/keizai shimon/kaigi/cabinet/2022/decision0607.html，访问日期：2022年12月29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上自卫队新型近程地空导弹机动展开能力和低空目标拦截能力；采购和升级03式中程地空导弹，用以拦截弹道导弹。

（三）重视新域新质作战，网空等领域建设加速

关注新域新质备战能力，并加强领域间协调作战。从现有举措看，日本政府加速进军太空、网络、电磁等新兴领域，发展进攻性武器装备，组建太空专门部队、网络防卫部队、海上运输部队等新型力量，从体制建设到能力发展，多角度促进这些领域行动的联合，谋求新兴领域作战优势。

太空领域。在体制建设方面，日本航空自卫队于2022年3月在府中基地成立太空作战群，初始兵力约70人，由在太空作战队基础上改编而成的第1太空作战队、新编的第2太空作战队和新组建的太空系统管理队组成。第1太空作战队主要负责太空态势感知任务，第2太空作战队主要负责监视针对日本卫星的电磁干扰情况，太空系统管理队主要负责太空设备的日常维护和管理。[①] 防卫省计划在1年内将太空作战群规模扩大至120人，包括负责太空作战力量指挥控制和装备运用研究的“太空作战指挥所运用队”和“群本部”等。[②] 在能力建设方面，重点发展太空态势感知卫星，采购太空态势感知卫星激光测距装置；开展依托红外探测卫星对高超声速武器的探测和跟踪等的研究；提高天基资产的自身防护性能，进行卫星星座通信验证；提高天基情报收集能力，发展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卫星星座追踪移动目标能力，开展下一代防卫通信卫星研究。在训练演习方面，继续派员参加美国太空军开设的“太空100”（Space 100）基础太空教育课程，实地调研美军联合太空作战中心，向美方相关从业者学习太空态势感知卫星等操作经验，并参加美太空军举办的“全球哨兵2022”多国联合演习，通过“桌面太空态势感知推演”的方式强化联合太空态势感知能力。

网络领域。在体制建设方面，2022年3月，日本自卫队网络防卫队完成扩编。其中，陆上自卫队参谋部“电磁与网络领域科”正式运行，主要

① 纪小勇、张晓波：《日本整合太空和网络战力》，《中国国防报》2022年9月5日，第4版。

② 蓝天：《日本组建“太空作战群”强化太空军事能力》，《中国青年报》2022年3月24日，第7版。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负责陆上自卫队指控通信系统的网络安全和电磁防护。原陆上总队系统通信旅所属防护队，转由网络防卫队指挥，从而进一步整合网络安全力量。在能力建设方面，增强自卫队一体化指挥通信系统“防卫信息通信基础设施”（DII）的鲁棒性（robustness），在陆上自卫队建立一元化的系统网络管理系统（SNMS），用于全系统防护、监视和控制，对海上自卫队舰船及飞机指控系统展开网络安全调查，发现系统漏洞并制定应对网络攻击的措施；加强培育和锻造网络战人才，依据外国网络战人才评价指标，拟定自卫队网络战人才通用技术评估指标，招聘网络安全首席顾问。在训练演习方面，培养网络安全高技术人才，优化训练环境，改进自卫队网络战部队实战训练装置；举办网络战联合演习，参加有关网络安全的高级别国际训练。2022年3月上旬，日本首次主办多国网络战演习，美、澳、法、越、菲和印尼6国军方的网络战人员，以及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和防卫大学的10支队伍参演。演习采取红蓝对抗模式，模拟了防卫省机构遭遇网络攻击，“黑客”试图劫持计算机系统、获取情报信息等网络战场景；举办网络战能力竞赛，邀请美网络战部队参与；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CCDCOE），参与其举办的多国网络防御演习。2022年11月，日本防卫大臣宣布日本正式加入CCDCOE，旨在通过与北约合作提升日本网络安全能力，同时也为北约打开通往亚洲的大门。

电磁领域。在体制建设方面，2022年7月，防卫省宣布计划向与那国岛部署电子战部队。与那国岛是日本最西端的岛屿，距离中国台湾地区仅110公里，所部署的电子战部队将配备最新型车载电子战系统，负责收集电磁情报、干扰敌方通信系统等。在能力建设方面，提升电磁干扰敌方雷达能力，开发新型电子战飞机、升级LP-3D多用途电子战飞机、发展舰艇电子探测干扰装置；开展电磁领域前沿技术研究，陆上自卫队升级电磁频谱指挥系统，优化电磁频谱分配功能，并通过与中央指挥信息系统相连接提高电磁频谱管控能力。海上自卫队侧重于多用途飞机集成人工智能技术，并研究舰艇电磁特征，为未来舰艇设计提供支撑。此外，日本防卫省全面启动用于打击无人机蜂群的高功率微波武器的研发工作，在2023年度投入72亿日元（约合6264万美元），并在未来5年内完成原型设计及制造工作。日本防卫装备厅还宣称正在推动研发应对高超音速武器新型威胁的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电磁轨道炮，重点提高电磁轨道炮射速和弹丸飞行稳定性。[①]

三、深化日美军事同盟，争取“印太”地区战略主动权

据2015年修改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两国已启动“同盟协调机制”，旨在实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一体化作战，双方于2023年1月宣布就“反击能力”进一步深化合作。[②] 日本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共同推进伙伴，积极配合美在“印太”地区战略部署，响应美军作战构想，拓宽“印太”朋友圈，深化美日联合作战体系领域内涵，不断拓宽联合作战区域外延。同时，防卫预算的增加也让日本在承担驻日美军费用上有了更多运作空间，日美军事合作将变得更加紧密。

（一）深化拓展日美同盟，全方位合作步伐加快

美日军事合作不仅涉及武器装备引进、联合训练演习、高新技术合作等方面，而且正在由军事领域向政治、外交、经济等领域拓展深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台后，不断强化与美协同作战能力，从自卫队指挥体制、武器装备互操作性到联合军演等诸多方面加速融入美军作战体系。

设立新的指挥体制，加强与美军战略协调。目前，日本自卫队总体呈“防卫相—统合幕僚长—陆上总队司令（联合舰队司令和航空总队司令）—任务部队”四级常态领导指挥体制。新组建的统合司令部拟于2024年开始运作，“统合司令官”职位仅次于统合幕僚长，对日本防卫直接负责，统一指挥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以缩减决策时间、提高自卫队在紧急事态下的应变能力。[③] 统合司令部还将负责与美军交换情报信息的战略合作，

---

① 《日本计划部署能够击落高超音速导弹的电磁炮，以增强防空能力》,《环球时报》百家号，2022年1月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1176825287333064，访问日期：2023年1月25日。

② 《[正午国防军事]美日举行外长防长“2+2”会谈　日美确认就运用反击能力深化合作》，央视网，2023年1月13日，https://tv.cctv.cn/2023/01/13/VIDEHG2cLlQnaBsIBp3FmwrM230113.shtml，访问日期：2023年1月31日。

③　徐娟娟、黄嘉瑜:《日本持续加强扩军备战野心毕露》,《解放军报》2023年3月30日，第11版。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以及紧急情况下的沟通交流，进一步强化日美两军之战略协调。

加快装备更新步伐，提升与美军装备互操作性。岸田政府从三方面层层递进，加快装备更新。第一，驻日美军基地批量更换现有装备。美空军计划从日本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撤出全部F-15C/D战斗机，向日本轮换更新部署第四代和第五代战斗机。[①] 第二，日美联合开发全新武器装备。据报道，日美将合作研发无人僚机，以配合日本在西南诸岛一带有人战机协同作战，在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完成空中侦察、战场监控、对地攻击等作战任务，为有人战机提供护卫、侦察、感知、干扰和打击协助，以提高空中作战效能。第三，自卫队直接部署美式装备。主要在发展防区外打击武器方面，一方面，岸田文雄政府宣称量产改进型“12式地对舰导弹”，并于2026年投入使用；另一方面，2024年日本预算明确采购搭载在F-35A等战机上的反舰导弹、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以及用于“宙斯盾”舰垂直发射的“战斧”美式舰对地导弹等。

加大与美军演训规模和频率，突出“盟友”身份。岸田上台后，美日两国联合演训项目不断拓展。2022年11月举行的“利剑–23”美日联合军演，参演兵力达3.6万人次，共有30艘舰艇和370架飞机参演。此次演习部分项目在日本自卫队与那国岛基地进行，这是该基地2016年建成后首次提供给美军使用，该基地距我国台湾地区仅110公里。美日两国联合军事演习除传统军事项目以外，不断扩大到执行护航、反海盗、弹道导弹防御、扫雷、侨民保护、情报搜集、弹药供应等多项任务，自卫队在多国联合军事演习中为美军和其他国家军队提供军事物资。

除此之外，在2023年召开的日美外长防长“2+2”会谈上，两国确认将推进西南诸岛等地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设施共用，两国签署了“意向国防技术研发合作协议”，旨在联合开展高端技术研究，“共同应对高超声速武器威胁”。[②]

---

① 《日本深度推进日美军事合作》，人民网，2022年11月7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22/1107/c1011-32560491.html，访问日期：2022年12月29日。

② 防衛省,「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2+2）共同発表（仮訳）」，2023年1月12日，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npo/2023/0112a_usa-j.html，访问日期：2023年5月6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二）响应美军作战构想，推动西南方向战备

日本自卫队认为，美军“远征前进基地作战”（Expeditionary Advanced Base Operations, EABO）是日美两国在军事战略诉求上新的利益交织点：日本西南方向可以为美军实施“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提供有力支撑，美军“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也可强化日本的西南防御。[①] 新版《国家防卫战略》明确提出，最晚至2027财年日本自卫队拥有紧急情况下迅速赶赴西南诸岛的运输能力，建设和强化西南地区机场和港湾等设施，全面提升海上和航空运输能力。

在军力部署上，强调采取总体均衡、机动运用、突出西南方向的战略布势。开始在冲绳、宫古、石垣和八重山等西南诸岛，集中部署警备部队、离岛守卫部队以及岸舰导弹部队，以增强对岛屿及周边海域控制能力。

在侦察监视上，利用西南诸岛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加强对周边海空域的情报收集。2022年10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在与那国岛基地内部署了一支700多人的“沿岸监视部队”，收集来往飞机舰艇相关情报，以强化对周边海空域侦察监视能力。

在力量准备上，着手组建专门的两栖机动作战旅，实施地面部队快反化改编，提升应急机动作战和两栖作战能力。将驻扎那霸基地的第83航空队升格为第9航空团，西南航空混成团扩编为西南航空方面队，驻东北三泽基地的F-2战机飞行队移驻九州筑城基地，驻中部百里基地的F-15战机飞行队移驻九州新田原基地，以强化西南方向空中战力。

在方案设计上，组织兵棋和实兵“联合夺岛”演练，以检验“西南诸岛防卫作战构想”。

---

① “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作战概念，将战场预设在西太平洋地区，将“远征前进基地”作为开展情报侦察、火力投射、后勤补给的支点，力图以此弱化并破解“实力相近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不是由美军单方面实施的行动，而是美军依赖“印太”盟友，尤其是与日本自卫队密切协同的联合作战。日本自卫队认为，“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可作为其加强西南方向兵力布势和作战准备，深化日美军事合作的新抓手。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三）拓展多边外交能力，在“印太战略”中争取主动

在美国放手日本在美日同盟之外拓展联盟内盟友关系的背景下，日本岸田文雄政府的军事外交尤其活跃。一方面，日本寻求在美“印太战略”体系下扩大地区引领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日本以外交手段为军事扩张铺路，积极推进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强化海外军事存在。

开展多边会谈，炒作中国话题。截至2022年12月底，日本与至少25个国家开展了防务方面的对话、交流及合作，通过这些活动日本不断炒作所谓“印太秩序威胁”“海上通道安全问题”，试图将与中国之间的双边领土争端问题引入国际多边博弈中。日本不遗余力在国际舆论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疯狂渲染中国话题。2022年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日本是14个成员国之一。这个由美国主导的新经济圈构想，旨在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上与日本等国联手遏制中国。随后，5月24日，日美澳印“四边机制”首脑峰会在东京举行。会后，四国就和平与稳定、新冠疫情、基础设施、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技术挑战等多个议题发表联合声明，并对乌克兰危机、应对中国和朝鲜问题表达关切。

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打造日澳准同盟关系。2022年1月7日，日澳两国总理以视频方式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RAA），明确日本自卫队与澳军军事合作相关事宜，规定部队联合训练时简化携带武器入境和海关手续等，为两国开展部队互访、联合演练、合作救灾等提供法律依据。这是日本首次与美国以外的国家签署此类协议。2022年10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双边会谈，签署新版《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两国时隔15年再次就安保合作发表联合宣言，均表示“与美国的关系是两国国家安全的关键支柱”，声称要加强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三边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太”。[①] 一系列协议的签订将推动日澳两国进一步深化防务合作，建立准同盟关系。

从战略合作到战术层面，多领域加大对东盟的防务影响力。2022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及时任防卫大臣岸信夫分别在2月和3月会见了柬埔寨陆军司令洪马内以及越南驻日大使武洪南，呼吁“希望今后进一步发展已步入新阶段的防务合作”，确认与柬埔寨和越南之间在安保防务方面的合作将进一步走深走实。2022年4月，日本和菲律宾两国举行外长防长“2+2”会谈，双方表示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日菲两国将在安全保障领域开展合作，在实际操作层面共同应对朝鲜发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ICBM）威胁，以及在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开展合作。日菲两国防务合作，不断深化走实，从传统领域到新型作战领域均强化合作，以共同提升作战能力。2022年4月9日，日本和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两国将开展部队互访并交换防务装备，以提高协同作战能力。双方还将在苏禄海等地区开展海上安全合作，并讨论了“共同应对基于政治目的的经济胁迫和网络安全问题”；6月24日，日航空自卫队幕僚长井筒俊司访问菲律宾时称，日菲将进行太空领域防务合作，并将向菲律宾实施防卫技术转移。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明确表示，将加大“印太”方向训练强度。日本与东盟国家间的联合演训活动也在不断增加，活动范围不断扩张。2022年6月19日，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出云”号开赴印度洋，与东南亚等相关国家实施联训。

四、结语

美日同盟“同频共振”，日本政府防务政策加速调整，其背后既有域外大国因素的牵引，又有国内自身因素的不断推动。一方面，日本政府积极响应美国“印太战略”，视中国为“最大战略挑战”，在2023年《防卫白皮书》中将中国定义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与美国在2022

① 《日本和澳大利亚签署新版〈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梁永春：美国拼凑的“亚太版北约”注定失败》，央广网，2022年10月30日，http://military.cnr.cn/zt/wgfgjq/jsrp/20221030/t20221030_526045971.shtml，访问日期：2022年12月20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定位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不谋而合；另一方面，修改宪法第九条以走向“正常国家”，是日本自民党长期不懈的奋斗方向。日本岸田文雄政府防务政策转变的根本诉求仍是成为“正常国家”，借机谋求在地区和国际上政治地位的提升，一系列举措在暴露岸田文雄政府战略野心的同时，也将对日本自身发展和地区安全稳定产生深刻影响。

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本应是推进和改善中日关系的好契机，但在美西方强推“印太战略”的背景下，日本将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和战略对手。日本防卫升级，实质性冲击日本和平宪法，违背“专守防卫”原则，战略转向显著，对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造成严重负面冲击，需高度关注。首先，应继续提升内部制衡能力，提升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以实现“以实力促和平”，以硬实力威慑日本。其次，日本对华高度对抗不可持续。我国在管控具体、容易出现摩擦甚至冲突的问题的同时，应做好增量工作。加强经贸人文交流，促进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制度化建设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加强合作交流，通过深化经贸人文交流，促进中日关系稳定发展。最后，从中日关系之外运筹中日关系。保持中美关系整体可控。加强中美高层沟通，管控意外事件冲击；加大经略周边力度。坚持维权与维稳相平衡，稳定周边国家对我国正面预期；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治理。在多边平台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协作，坚持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中国方案不动摇。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Analysis of Japanese Defense Polic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HUANG Jiayu GUO Yanjun

Abstract Amidst efforts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powers to advance their "Indo-Pacific Strategy", Japan views China as its primary perceived adversary and strategic competitor. Under Prime Minister Fumio Kishida's administration, Japan has demonstrated exceptional engagement across political,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omains, while comprehensively upgrading defense policies. On one h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released a revised version of its defense policy document to "fundamentally strengthen defense forces", consolidating traditional combat capabilities while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emerging combat domains. On the other hand, Japan has deepened the Japan-U.S. military alliance at the strategic and tactical levels, responding to the operational concepts of the U.S. military, bolstering defense capabilities of the southwest islands, and continuously fortifying military strategic deployments in the southwest. Concurrently with reinforcing the military integration of the Japan-U.S. alliance, Japan is expanding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o elevate Japan's regional leadership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Keywords "Indo-Pacific Strategy"; Japanese defense policy; Japan-U.S. alliance

Authors Huang Jiayu, Associate Researcher, Strategic Evaluation and Consulting Center,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Guo Yanjun,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National Security Academy),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